

万历
铜仁府志

岳麓書社

一明一萬士英 修纂 黃尚文 点校

万历
铜仁府志

〔明〕万士英 修纂
黄尚文 点校

岳麓書社·长沙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万历铜仁府志/(明)万士英编纂;黄尚文点校整理.

—长沙:岳麓书社,2014.11

ISBN 978-7-5538-0289-3

I. ①铜... II. ①万... ②黄... III. ①铜仁府—地方志—明代

IV. ①K297.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97511 号

WANLI TONGREN FUZHI

万历铜仁府志 (繁简本共二册)

编 纂:[明]万士英

点校整理:黄尚文

责任编辑:刘文

责任校对:舒舍

封面设计:胡颖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47号

直销电话:0731—88804152 88885616

邮编:410006

岳麓书社网址:www.yueluhistory.com

岳麓书社天猫网: <http://lzfts.tmall.com>

2014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10×1000 1/16

印张:57.5

字数:530千字

印数:1—1200

ISBN 978-7-5538-0289-3/K·396

定价:150.00元

承印: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

电话:0731—88884129

序

万历《铜仁府志》十二卷，乃郡人万士英所纂。士英乃万历二十五年（1597）举人，二十六年（1598）进士，官河南开封府祥符县知县。父宗孟，原任卫经历，以子贵，封知县。万历《铜仁府志》乃士英辞官返乡后所纂，考书中叙事下限均止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则成书定稿亦当在是年或稍后。原本入清以来即未见黔省志乘著录，今仅台湾“中央图书馆”、日本国会图书馆庋有完帙，幸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悉加影印出版，遂得以回归故园本土。观其刻工墨色字样，犹是万历年间原刊之本，乃二百年来绝大多数志家学者所未曾经眼之书，而余曩年撰《贵州地方志考稿》，亦深以未获寓目为憾。故摩挲是书，如逢多年未见故友，快意之情，宛若登春风赏景楼台。

铜仁本思州宣慰司地，明代永乐十一年（1413）始设府，领县一，长官司五，隶贵州布政使司。而地方志乘之修纂，考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卷七《铜仁府形胜》，已分别引及府志及郡志，前后凡三条，则至迟弘治年间以前，已有专书记其事。嘉靖四年（1525），郡人卢金、郑重复撰有府志六卷，稍后之万士英以为“考摭详悉，后学倚为司南”（万历《铜仁府志》卷九《人物志》“乡贤”），或乡人记乡事，必有可观之处。而郭子章《黔记》卷十四《艺文志上》尚著录“《铜仁府志》十卷，铜仁知府闽中张锡撰，郡人进士陈扬产序”。考张氏到任知府时间为万历二十四年（1596），万士英《铜仁府志》卷一《方輿志》载有其《拱宸楼记》并诗一首，则亦能文善诗者，非一般俗吏可比。作序之陈扬产则为当地名士珊之子，父子皆进士，时人尝为其建父子进士坊，亦有诗作见存于郭子章《黔记》卷十三《公署志上》。观其卷帙，已大增于前此所修之志，则述事必多补葺，纂修时间则当在万历

二十四年张氏到任知府后未久。扬产既为其撰序，则地方贤达必多乐于助力，亦断可推而知之。最晚出者即为士英是书，然总计前后已有四次修纂，盖风气日开，人文日盛，书事记人，不可不载诸典籍，以免一方史事泯寂无闻乎？是铜仁之有志，由来已久，惟旧籍散亡，无从搜讨，明代志书仅存者，不过士英之书一部，亦流入东瀛，鲜少流传黔省。文献无征，令人叹息。即如清人徐如澍修志，多方搜考文献，竟以为“铜自前明启宇以来，未有专乘”（刘锡荣道光《铜仁府志跋》引）。足证明代铜仁郡志晦隐既久，非特清人殊少引及，即名亦鲜为人知。见闻拘虚，未能博采，揆之古今，均无不引为恨事也。

明代贵州地方志乘，修纂者既多，亡佚者亦多。省志姑且不论，府州志今尚有传本者，不过嘉靖《思南府志》、嘉靖《普安州志》及士英是书，寥寥三部而已。文献凋零，同归腐草，佚者固然已佚，存者则应加倍珍宝。则万历《铜仁府志》之幸存于今，岂能不谓为黔中珍本乎？

士英是书，帙共十二卷，分方輿、食货、秩官、学校、祠祀、选举、兵防、人物、经略、艺文等志，方輿二卷，经略复分兴除、安攘两篇，其余每志一卷，志亦合十二之数。体例兼取万历《贵州通志》及郭子章《黔记》之长，凡当地固有郡志，无论篇目阙失，或类次不当者，均有所补充调整。通读全书，可见巨纲细目，井然有序，酌古准今，足资法式。凡一郡之要政民风大事，大体已具录于兹篇。而设府以后之文章，甄录尤多，皆历来罕睹之作，吉光片羽，弥足珍贵。虽民间风俗甄采略嫌不足，依然难厌治史者求详求备之心，而欲研究有明一代铜仁地方史地文化，仍为案头不可不备之有用志书也。

士英之撰是志，议论时采郭子章《黔记》之“螾衣生曰”，子章乃江右王门重要人物，或士英之学派归属亦与其接近之乎？考志中《烈女传》，作者即以“天植其性、神牖之灵”为事论依据，又尝撰《署府事思南丞陈公去思碑》曰：“神矣！民心乎？予于是而知诚伪之应异也。诚则一，一则醇，醇则久而逾真，真真相感，无人不孚；伪则我先二，我二则人谁一之，久而感非其质，应非其真，相诈相虞，莫知抵极。王道本乎诚意，固非老生常谭也。”赞同欣赏之意，溢于言表，可见与子章、以跃一样，士英似亦为心学运动中之人物。而子章撰有《黔记》，士英纂有《铜仁府志》，或如清人章学

诚所说：“生不为史臣，亦当从名公巨卿，执笔充书记，因而得论列当世，以文章见用于时，如纂修老乘，亦其中之一事也”（《文史通义》卷八《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则王门后学学者未必均不留心经世，孰谓仅空谈心性耶？心学人物亦有重视史学者，斯二人皆为有力证据欤？

士英服膺心学，立论多关心风教，然撰志则强调史家“纪实”大义，以为当直承《春秋》传统。即使地方史事“行无奇异，地名不雅驯，难与名封絜长度大”（《凡例》），因其俗不易其宜，随时之义不可不讲，然实记备书，不虚美，不隐恶，史家实录大义亦丝毫不可轻忽，否则后世君子何以详征博考。可证心学派儒家与历史派儒家并非不能合流，而义理、考据、辞章亦可完整统一。

传统史学，见诸《尚书》典谟，开首即有“粤若稽古”，或即发论之辞。《春秋左传》更假君子以评说，均早期史论之体。可见后世史家论赞之体，其所从来者久矣。以后《史记》云太史公，《汉书》曰赞，一部廿四史，纪、传、表、志之末，均各有论赞。而荀悦、袁宏前后《汉纪》、司马光《资治通鉴》，亦于载事之下，附以评断。杜佑《通典》、郑樵《通志》、马端临《文献通考》，征引典故之后，则附以按语，均论赞之变体，因事而发论。故士英撰《铜仁府志》，远宗历代史家之义，近效郭子章《黔记》之法，或置于文中，或附于篇末，亦多以“士英曰”发论。盖随事评论，直抒胸臆，虽难免明人好作评点积习，未必符合史家尚简要旨，然理多惬当，辞亦明快，仍不失为一家之言。尤其重要者，则为针砭时弊，关心民瘼，虽乡人论乡事，时或常情见乎辞，然并未以一人之私意为予夺，褒贬议论凜然真切而严正。至于记事载人，如“名宦政绩，必惠政沦浹、久而人思者，方录。其年代久远，实政无征，及见荷蜃幪、迹涉贡谏者，俱不录”（《凡例》），适可见其秉笔记事，多依准史家严正笔法，一皆以人心大道为折衷。而以心学立场撰史，痛恨势利，表彰气节，思有以激励民风习俗，重建地方社会秩序，虽为士大夫精英，终不脱离民间草根社会，读其书亦不难知之，而以为士君子统绪不绝如缕也。

方志之称名，昉于《周礼》，所谓邦国之志，小史掌之，四方之志，外史掌之。先秦舆图与古史，皆影响方志甚深且巨，然其最终定型，仍在宋代以后。明代极重志书，虽边远如贵州，亦有大量修纂，惜亡佚既多，佳记亦

少。盖考证之学未兴，辗转稗贩，疏于稽考，时移世异，遂多晦没。即在士英之书，虽稗贩之弊无多，然精审仍嫌不足，则不必为贤者讳也。通观全书，其最为有识者，则为强调“志者史之余也，所以纪实也”（《凡例》），已开章学诚“志乃史体”、“志属信史”说之先河。具见方志即地方之史，亦国史之要删，正史之羽翼，诚如章学诚所说：“志乘为一县之书，即古者一国之史也。”（《文史通义》卷七《永清县志前列传序例》）足证志乘之纂修，固不必踣局于狭隘之地理范畴，当推廓至更广大之史学世界，兹说已先萌动于明人之著述，章氏则接踵而起，发扬光大之。于是涓涓细流遂汇为大江大河，方志亦由地理附庸而蔚成独立胜国。

余自上世纪60年代末，下乡瓮安鱼河，访得邑绅傅玉书《桑梓述闻》一部，读之即知泛览志乘，亦为多闻掌故之一大要津。以后遍读黔省志书，留心地志之学，以为典籍文献之存佚，或亦关系文化命脉之显晦，何能任其散亡，而不汲汲觅求欤？故于善本秘籍之重刊，尤多关心措意。晚清黎庶昌出使东瀛，搜访中土亡佚古本，汇为《古逸丛书》，厥功甚伟。倘真为笃学躬行之士，必殷然以此为楷模。惜嗣后为学，泛滥无归，旁骛日多，旧记既忘，遑论新知。而精力日衰，目视昏耗，渐已无力董理文献，每叹欲刊未刊之善本甚多，万历《铜仁府志》即为其中之一。今幸得黄君尚文，有志于古代文献整理，毅然以点校士英之书为己任，乃以日本国会图书馆所庋完帙之书为底本，同时参校书目文献出版社之影印本，终究数年之力而得以付梓。士英书既经点校重刊，则铜仁乃至贵州人文演进史迹，必多得一可资取鉴之善本，而余多年整理珍本秘笈之心愿，亦必假年青同道之手而实现，遂应黄君屡请之盛意，略述原本大要如上，以谕世之读是书者焉。

张新民

甲午年正月廿五日谨识于筑垣花溪水心溪梦馆之得其乐斋

点校说明

一 本书根据日本国会图书馆藏万历《铜仁府志》点校，同时参考书目文献出版社之影印本。

二 原书为繁体竖排，现改为简体横排。

三 原书异体字、俗体字甚多，为方便阅读，除特殊人名地名外，均改为通行正体字，通假字不改。

四 原书用字加减笔画甚多，如“巳”、“已”、“己”均做“巳”，据上下文确定实为何字，不出校。

五 相同错别字在第一次出现时出校，后则径改，一般不再出校。

六 若干专有名词字体前后不一，如“平头著可”偶作“平头着可”等，为方便阅读，统一为通行名称“平头著可”，不出校。

七 原书数字偶写成汉字大写，如“贰拾伍石”，今统一为小写“二十五石”。

八 正文部分增加文字用 [] 标出，删除文字用 () 标出，漫漶不可辨认之字用 □ 代替。

九 书中因受历史局限，对少数民族等使用的蔑词，均径改现通行民族名，不出校。

凡例

一 志者史之余也。所以纪实也，纪不实则听睹淆；所以诏来也，纪不备则后闻阙。矧铜旧无志，而新志又略。夫以铜之出眇昧，耀光明，曾不三百载，而一旦创为之，虽事行无奇异，地名不雅驯，难与名封絜长度大，要之因其俗不易其宜，而随时之义大也。即不奇不雅，奚病？故实纪而备书，示后世有考也。

一 郡创于国朝，几二百年而文风始鬯。宋元以前，盖弗可考矣，建置沿革，节自国朝，示有征也。而前此万安、常丰邑名则附于下，以俟博古君子焉。

一 五司以先后为序。平头、乌罗以改辖次之，新志是已顾乌罗旧附府郭而次之平头，何居？今改正以乌罗先平头。

一 城郭以崇保障，营堡以固边防。新志仅存其名而于兴事略焉，不但失先民谋国之意，且非《春秋》凡城必书之旨。兹志于筑城筑堡、建营建哨，首尾必书，所以重边防、恤民力也。

一 祥异之兴，休咎应焉。畏天变、修人事，最为吃紧。故自班史而后，五行志传，咸惓惓焉，而旧志后之，失史意矣。兹特列于分星之后，盖观天文，察时变，望云气，考祲祥，其所由来旧矣。

一 郡邑秩官，守令而下，详哉其言之矣。而各司土官，谊同司牧，体均画邑，亦备书之。至于兵使奉简书以饬戎，都护统三藩而戢乱，虽非本郡所得颛，而驻节郡城，功廛保障，亦胪列之，以示天子所以忧铜者深，而诸公所以卫铜者至也。

一 郡中旧无迁客，即有一二，不甚显著，令人无闻。近者画省诸公忧

时抗疏、触忌投荒，以郡邑幕职来者，其人皆忠贯日星、节凌霜霰，未可数数见也，岂山川之灵有以致之耶？兹志创立迁谪，示足为郡重也。

一 名宦政绩，必惠政沦浹、久而人思者方录。其年代久远、实政无征，及见荷帡幪、迹涉贡谏者，俱不录。

一 老更重于三王、乡饮先于四礼，盖所以尊高年、尚齿德也。耆硕乡宾，旧志不录。兹特胪列，庶人知长长而孝弟成风。

一 乡贤不拘名位，惟论行谊。大节凜然，不以一眚见弃；庸行不笃，难以片善著名。在彼务定于盖棺，在此必符于舆论。

一 旧志无忠义而兹始创之。盖郡密迩三苗，时遭劫掠，死绥之士，代不乏人。使之泯泯九京，草木同腐，非所以慰忠魂，励来哲，作壮气，固边垒也。故采柳守戎而下，凡得数人，悉著于篇。

一 孔子期成射御之名，硕人独著考槃之节；日者龟策见美于龙门，独行逸民屡详于旧史。隐逸、技术，新志无闻焉。兹取老蓬华而授生徒、可齐轨于河汾，投刀圭而起凋瘵、堪步武于卢扁者，为立隐逸、方伎二传，庶览人物一班云。

一 郡多苗警，民苦虔刘。妇人女子，有能抗志殒身，不畏锋刃，此其烈志丹忱，胜于丈夫而巾帼者多矣。备采其名，登之郡志，以励时俗。

一 郡半夷风，信巫尚鬼。一切祠祀，合于祭法、载在祀典者得书，其余概黜。

一 郡界三苗，时苦匪茹，故当道靡衣衲之戒，时献多桑土之谋，新志胥附各营之下，殊为失体。今汇集一处，志曰“经略”，俾借箸者得寻绎焉。

一 艺文有关经济中机宜，或忧时述事，读之可以感人，或触景兴怀，咏之可以警俗，虽连篇累牍，不厌备书。若徒雕章绘句、无补民风者，不录。

目 录

铜仁府志卷之一

方輿志	一
建置疆域 图说	一
城池	一五
公署	二〇
形胜	二六
分野	三九
祥异	四〇

铜仁府志卷之二

方輿志	四三
山川	四三
古迹	四七
风俗	五〇
坊乡衢巷附	五二
衢巷	五三
津梁	五四
亭馆铺舍附	五四
铺舍	五六
楼台	五六
绰楔附	五九

铜仁府志卷之三

食货志	六一
户口	六一
田土	六三
贡赋 徭役附 税课	六五
税粮	六六
物产	六八
金砂 水碓坑场附	七〇
水利 井泉附	七〇
惠政	七二

铜仁府志卷之四

秩官志	七四
监司	七四
兵巡	七五
守令 幕属土司附	七七
戎帅	九三
名宦	九八
迁谪	一〇四

铜仁府志卷之五

学校志	一〇六
庙祀 书籍 学田附	一〇六
书籍	一〇九
学田	一一〇
社塾	一一一

铜仁府志卷之六

祠祀志	一一四
-----	-----

坛壝	一一四
祠庙 寺观附	一一五
寺观附	一一九

铜仁府志卷之七

选举志	一二六
乡会	一二六
里选	一三〇
贖赠	一三八
乡宾	一三八
耆硕	一三九
省祭	一四〇
恩例	一四二

铜仁府志卷之八

兵防志营哨 粮饷	一四三
营哨	一四三
堡关附	一五五
额饷	一五八

铜仁府志卷之九

人物志	一七六
乡贤	一七六
忠节	一八一
孝义	一八四
烈女	一八五
节妇	一八七
隐逸	一八九
方伎	一九〇

铜仁府志卷之十

- 经略志兴除 安攘 一九二
兴除 一九二

铜仁府志卷之十一

- 经略志二 二〇一
安攘 二〇一

铜仁府志卷之十二

- 艺文志 二一九
 记叙 辩附 二一九
 碑文 二二三
 诗歌 二二八
 赋 颂 赞附 二三七

- 后记 二四一

铜仁府志卷之一

方輿志建置疆域 图说 城池 公署 形胜 分野 祥异

先王立国，设险要则重山川，察祲祥则先分野。故《周礼》职方氏掌图籍，而秦汉太史令司天官，诚有所重也。铜虽开创未久，而地险雄峻，分野有经，诚西南之冠冕、夷夏所辐辏。据险守要，因天则地，司郡者最先务焉。作《方輿志》。

建置疆域 图说

王者建国亲侯，分茅胙土，大小广狭，咸适于衷，疆域之制，其来远矣。铜虽弹丸地哉，而比邻楚蜀，错杂军夷，封疆之守，尤所亟者，故悉牖列，俾司封者有考焉。

铜于古未隶职方，分服无考。第密迹辰阳，接壤沅芷，以意度之，于《禹贡》为荆梁之裔，荆本楚名，梁为蜀地，今东北邻楚，西南近蜀，故两存之，以示传疑。周属楚，汉为武陵郡地，隋属清江、明阳^①二郡，唐初为辰州地，郡出丹砂，而《本草》云辰砂，故属辰州为无疑。武后垂拱二年分辰州、麻阳县地，置锦州、卢阳郡，始于此置万安县，属锦州，天宝元年更名常丰。五代时没于蛮，宋为

①“明阳”，底稿作“阳明”，按万历《贵州通志》卷十七记载铜仁府沿革：“隋属清江、明阳二郡。”万历《黔记》卷之七亦作“明阳”。据改。

思、珍二州地，珍州即今真州，去郡远，疑属思州者为确。元置铜人大小江等处蛮夷军民长官司，以司治有古铜人三，故名。隶都云定云等处安抚司。都云即今都匀。

国朝吴元年，思州田仁智内附，授思州宣慰使。洪武五年，改铜人为铜仁，隶思州宣慰司。永乐十一年，思州宣慰使田琛有罪伏诛，以其地置思州等八郡，而铜仁为府，隶贵州布政使司，领长官司四。铜仁、省溪、提溪、万山。正统四年，乌罗府废，以所辖乌罗、平头二司来属。万历二十六年，巡抚都御史江东之、巡按御史应朝卿因铜仁司土官不法，具题改设铜仁县，隶本府。今领县一、长官司五。

郡名“万安”、“常丰”、俱唐名。“定云”、“铜江”。俱元名。

